

潘玉良传

石楠著

# 画魂



女画家系列

珠海出版社

*Soul of Art*

潘玉良传

*Biography of Pan Yu-liang*

1247.53

520



画魂

石楠著

珠海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画魂：潘玉良传/石楠著—珠海：珠海出版社，2000.1  
(石楠女画家系列)

ISBN7—80607—651—4

I . 画… II . 石… III . 潘玉良(1902~1977)—传记  
IV . K825.7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57004 号

## 石楠女画家系列

画魂——潘玉良传

---

责任编辑 成 平 谭江红

装帧设计 吕唯唯 李宁平

---

出版发行 珠海出版社

社 址 珠海香洲银桦新村 47 栋 A 座 2 层

电 话 2515348 邮政编码 519001

---

印 刷 中国人民解放军 4232 厂

开 本 850×1168mm 1/32

印 张 34 字数 652 千字

版 次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—5000 册

ISBN7—80607—651—4/K · 19

定 价 54.80 元(全三册, 本册 13.60 元)

---

版权所有·翻版必究



## 《画魂》再版自序

感谢珠海出版社，将《画魂——潘玉良传》和我的另外两部女画家传记小说，作一个系列同时出版。这一壮举，让喜欢我女性画家传记作品的读者，不仅能读到我的新作《海魄——杨光素传》，又能在书店重见到《画魂——潘玉良传》和《女神——刘苇传》了。

我在感谢珠海出版社的同时，还要感谢《画魂》，她不仅让我一夜成名，还给了我鲜活的苦难感受，让我获得了比财富更为珍贵的人生经历和人生体验。

《画魂》是我的处女作，1982年在《清明》第四期与读者见面以来，快18个年头了，根据《画魂》改编拍摄的电影、电视连续剧，都已在海内外播映。五个剧种搬上了舞台。出版了四个版本的连环画。数十家电视台连播，台湾也有两家电视台连播。她在海内外共出版了六个版本，发行了数百万册，可还有读者钟情于她，常有读者来信询问，哪里能买到，他们希望能读到她。就她的年岁来说，已是个成人了，可于作者，她的母亲，再次来读她时，就会想起她诞生前后的那些酸辣苦涩的故事，让我的心情不能平静。

我出生在安徽太湖县风光秀丽的李杜乡笔架村，那是个美

## 画魂——潘玉良传

丽的山村，清明如镜的长河从我家门前流过，远远近近的山峦就像米元章笔下的水墨长卷。然而，贫穷曾在那里肆虐，我的童年非常寂寞，想读书，没有机会，后来我在夜校的扫盲班里识得几个字，直到长成了16岁的大姑娘，才在乡里小学老师的帮助下，走进了校门，插班进了小学五年级。小学毕业，我以全区第一名，全县第二名的成绩，考取了太湖中学，我非常珍爱这个学习机会，十分用功，1958年，我以班级第一名的成绩初中毕业。可我还是不得不终止学业，到安庆一家工厂工作。

虽然失学于我是十分痛苦的。可生活并没有泯灭我的求知欲，我相信条条道路通罗马，坚持自学，不放弃任何一个学习机会，上函授，读夜大，在工厂度过了漫长的20年。

1976年，我患了重病，动了大手术，身体衰弱，几经周折，调进了安庆市图书馆，当了古籍管理员。这时我已是40出头的人了，膝下已有两儿一女，家务繁重，可我却像一个饥饿的汉子，扑倒在知识的餐桌上，拼命地吞噬书籍和知识，像小学生一样，向老先生请教，把精彩的诗词和文段抄在卡片上，随身携带，供上下班路上背记。就在这时，我听到了潘玉良的故事。她的身世在我心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，激奋着我的是她这样一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妇女，竟然能够成为世界艺术之都巴黎的知名画家，中国最高学府的教授。这个升华了的过程，浸透着奋斗的血泪，这血泪冲进了我的心房，和我的血汁溶为了一体，我不能自己了，我以一个初生之犊的勇气，试图为她这个命运坎坷，漂泊异域的名女画家立传。

但她的生活地域是那样宽广，从扬州到巴黎；经历的时代



是那样漫长，从辛亥革命到粉碎“四人帮”；性格的成长是那样复杂，从孤女到艺术家，这对我来说，难度是相当大的。历史的，地理的，民俗的，文学的，艺术的，美术的种种知识，都不够用。而我所掌握的材料都来自间接，这点间接材料，也只不过是她的一个粗略轮廓，我只有沿着她的足迹到书海中去寻觅，去求索。凡是她到过的地方，我都跟踪着去研读那里的史志、游记、民俗，以及名胜古迹、城市建筑、里昂的丝织业、巴黎的艺术、罗马的颓垣残柱，哪怕文中只提及一笔，都得围绕着它去翻阅大量的资料。

可这一切，只能在工作之余的晚上进行。那是 1981 年的严冬，我晚上在灯下坐到 11 点，直到眼睛什么都看不见，早晨 4 点就强迫自己起床，我的体质不好，老是感冒，早晨从热被窝里起来，就喷嚏接喷嚏，打得鼻涕眼泪直淌。我凭着一股勇气和热情，凭着对一个从社会最底层奋斗成为一个著名画家的爱和崇敬之心，蘸着自己的泪去讴歌她；我只怀着一个虔诚的希望，希望我笔下的人物，能给我们妇女姐妹和读者一点激励和启迪。这支开放在我人生秋季的小花，浸透了我的乳汁血泪，也是我人生的独白。未曾料及，我这支用心用泪唱出的歌，竟然得到了无数读者的应和，在海内外产生了强烈的反响，形成了一股股潘玉良“热”，使我这个生活在长江边上的默默无闻的女人有了为众所知的声名，但也在我的面前拉开了另一道人生的帷幕，让我感受到了女子成名的种种莫名其妙的压力。自作品产生影响后，种种流言就一直围绕着我，什么“《画魂》不是她写的呀！”什么“百分之八十是抄来的呀！”甚至美术界的不同画派之间的争论和对立，也祸及到

## 画魂——潘玉良传

我。一时间，我陷入了无边的痛苦和迷惘之中。我甚至萌发了这样的念头：如果将来我要写一部《传外传》的长篇，素材倒是异常生动丰富的，读者也许难以相信是生活的真实，可它的的确确发生在我的生活中。

可我没有气倒在委屈和痛苦里，我想的是读者希望于我的，是不断读到我的新作，我不能辜负他们，而有了新作，谣言也就不攻自破。我在最寂寞的日子里，写了一部 11 万字的中篇小说《她被遗弃了吗？》，在读者中产生了影响，收到了不少读者来信，其中有位乡村小学教师，结婚前被女朋友抛弃了，他受不了这个打击，在给我的信中写道：“……一股愤怒的火焰油然而起，气愤时，我便产生了错误的念头，你不让我幸福，我也不让你快乐。在这危在旦夕之时，同事们发现了我这一苗头，他们无不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开导我，其中一位老师及时推荐了您发表在 1984 年第 3 期《新苑》上的《她被遗弃了吗？》一文给我看。深夜 12 点了，我翻开《新苑》。起初，我怎么也看不下去。读着读着，慢慢地，我这个不轻易掉泪的小伙子泪水簌簌地往下掉。松泉，让我肃然起敬；竹芳那颗闪着金子般光彩的心灵以及她那坚强的意志，叫我无地自容，同是人民教师，为什么竹芳的胸怀是那么宽阔，而我是那么狭窄呢！我被竹芳那高尚的情操感动了。看完了一遍，又看了第二遍。我想通了。我要感谢同事们的好言相劝，更要感谢您，感谢您笔下的竹芳在我糊涂时，叫我悬崖勒马。竹芳她是我今后生活中的楷模，她是在社会这所学校的老师。石楠同志，您的《画魂——潘玉良传》曾震撼过我的心，您的《她被遗弃了吗？》又救了我的命，谢谢您，请接受我深深的敬意，因为您





对我有救命之恩，您是我的再生之母！”

这封信震撼了我，也极大地鼓励了我。一个作者，能有比他的作品给予读者人生道路一点启迪，点燃读者人生希望而感受到的更大快乐和幸福么？这是一个作者最大的人生快乐，一切委屈、误解和苦难与这种快乐相比，又能算得了什么？我抛开那些流言，诽谤，一心只想着我心中的上帝——读者，我不能辜负他们！我为之辛勤写作，寂寞为文，自《画魂》之后，我几乎每年有新作，17年中，我写了400多万字，出书20本，16种书，另有三本书在出版中。苦难是老师，假若没有《画魂》带来的痛苦，没有那山样倾向我的沉重压力，也许我就不会有如许收获。

感谢《画魂》，也感谢苦难。

作者 1999年10月18日于安庆



## 前　　言

### 艺术之星的陨落

巴黎，世界著名的都会，它像一块精雕细琢的翡翠，系在美丽的塞纳河的腰带上。又以它独特的艺术气质，吸引着成千上万的艺术追求者，以云集世界众多的艺术家而著称。

1977年7月22日，巴黎众多的艺术沙龙，笼罩在一片悲哀之中，一个人们热爱的女艺术家告别了人世。在安眠着许多杰出的艺术家的墓地，新添了一座宏伟的墓碑，平滑如镜的黑色大理石墓碑上，镶嵌着长眠者的白色大理石浮雕像。雕像的下方，悬挂着十几枚造型各异而又美观的奖章；右边是一行用中国汉隶体镌刻的碑文：“艺术家潘玉良之墓（1899～1977）”。安葬那天，墓前鲜花遍地，中国大使馆献的花圈陈放在醒目的地方。墓地云集着不同肤色，不同国籍的美的追求者和法国人民，人们手里捧着象征哀思的翠菊和紫红色康乃馨花束，表情悲哀，流淌着思恋的泪水。艺术界的朋友以最诚挚的感情悼念她；以最能慰藉她的方式安葬她。遗憾的是，墓前听不到她儿女的悲咽和亲人的哭泣，只有塞纳河在低声呜咽。人们在赞美她。“她是第一个以雕塑作品走进巴黎现代美术馆的中国艺术家，在这世界艺术珍品的宝库中，占有一席位置。”“她把她生命和所有的才华，全部奉献给了人类的艺术！”“她被誉为两艺齐名的艺术家，她对现代艺术的贡献和她在画坛上所占

# 画魂——潘玉良传

的地位，是她奋斗不息，矻矻追求取得的。”可是，这个美的富有者，却得不到命运的宠幸，以至临终的时候，也还未能实现归乡梦，而是带着浓浓的忧思和对祖国缱绻的恋情，长眠在异国的土地上。

能够想象吗？为人类贡献了大量美的财富的星座，却是个从泥淖中挣扎出来的普通女人。

孤儿——雏妓——小妾——艺术的追求者——中国最高学府的教授——世界艺坛出名的艺术家。

古今中外的经传中，她算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典型。

它近乎神话，却又是千真万确的真实！

它是奇迹，近乎神话般的奇迹！

一个没有受过最基本的正规教育的青楼女子，在艺术上取得那么大的成就，在艺坛上赢得那么高的声誉，可以想象她在艺术上付出多么艰辛的劳动，在坎坷的道路上经历了多少艰难险阻。

闭目，可想她矻矻跋涉的身影；

静耳，能听到她坚定的足音；

音影交融，汇织成一股感情的洪流，撞击着颤动的心扉，轻唱起一首追求人生价值的歌。



# 目 录

《画魂》再版自序 .....	1
前言 艺术之星的陨落 .....	1
① 凄苦的年少岁月 .....	1
一、贫 家	3
二、出 生	6
三、孤 女	9
四、被 卖	12
五、青 楼	17
六、良 缘	21
② 新 婚 .....	29
一、莲 花 女	31
二、“挖 藕”人	40
三、上 海 行	46
③ 迈 向 艺 术 之 路 .....	53
一、荆 山 之 璞	55
二、“美”的勇 士	63
三、裸 女 风 波	73
四、留 学 欧 洲	83
④ 载 誉 返 国 .....	111
一、遭 忌	113

# 目 录

二、创 新	127
⑤ 坎坷生涯	135
一、屈 辱	137
二、痛 别	149
三、故 人	155
⑥ 历尽沧桑	167
一、我 是 中国 人	169
二、困 厄	177
三、情 谊	183
四、家 书	192
五、扬 名	207
六、深 意	217
⑦ 晚 年	227
一、思	229
二、“缘”	236
三、病	243
四、归	249
后 记	254
附录 刘海粟谈潘玉良	258

画 魂

潘玉良传

第一章  
凄苦的年少岁月





## 一、贫 家

迷人的古城扬州，像个端庄典雅的美人，运河诚挚地追逐着她，给她送来无尽的财富和秀色，因此她在我门悠远的历史中，曾经有相当的一段时间，风采照人。世传扬州出美女，也许不假；扬州孕育才华，这倒是真。在她丰腴而肥美的土地上，产生过不少才华横溢的优秀人物，有李孩、徐锴、徐铉、李邕，以及以《春江花月夜》传唱千古而闻名的张若虚。在上个世纪末，她又养育了一个在世界画坛享有盛名的女儿。可是，随着运河碧波飘来的，不全然是春风满城郭，入耳尽笙歌的繁华和欢乐，还有唐代诗人李敬的那首著名的诗歌：

汴水入淮利最多，  
生人受害亦相和。  
东南四十三州地，  
取尽脂膏是此河。

运河上飘荡的歌声，渗透着酸楚；运河上飞扬的笑语，夹藏有泪珠。她不仅带走了母亲甘醇的乳汁，使慈母逐渐干瘪；她还流走了父兄的脂膏，给弟妹留下了不尽的贫穷。

扬州广储门外有条石砌的街，它的结构很像苏州的街道，前门临街，后门濒水，颇有“人家尽枕河”的风味。徘徊在这

一条溜滑而又高低不平的石板路上，可以听到缓缓的流水声，也可远眺以史阁部衣冠冢而闻名的梅花岭上挺拔遒劲的古梅。就在这个美丽的所在，住着一户张姓人家。

张家以自产自销毡帽为生。这种帽子以毛毡为主要原料，上面绣有图案，在扬州已风行了几个世纪。张家男的是个世代的手工业工人。他憨厚、勤劳，挣得了一点资本，开了这家小店。他娶了个聪明、能干的妻子，已养了个10岁的女儿，过着淡饭粗衣的小康生活。他们不用请人，一切自己动手，男的制帽，女的绣花。他们的毡帽以花色新颖而远近闻名，得到顾客的称誉，销路很畅。外乡的客人从运河上来，都争相订购他家的毡帽。“眼看张家就要发起来了！”邻居们背地里议论。

可是，好景不长，一天，一个外埠商人满面春风地登门拜见。他大大赞扬了张家毡帽的好处，特别称赞了女主人的刺绣技艺，要求订立包产包销合同。老实巴脚的手艺人，听到赞语，心里痒爬爬的，立刻同意了这个客户的要求。客人答应供给张记帽店毛毡，价格优惠，按合同他包销张家产品。于是，张家所有的产品随着外埠客人从运河上流走了！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却不见从运河上运来毛毡。可怜的张记主人，面对着一纸合同，还相信这种所谓的“君子协定”。商人以恪守信用为本，信用都不守，那还算人？他像热锅上的蚂蚁，常常焦急地在运河边上翘首张望，恍惚徘徊。几个月过去了，他拿着合同，去找同行打听，谁知一看大名，人家就悄悄告诉他，这是当今知府大人的舅子。他想去官府告这个不守信用的骗子，好心的同行却劝慰他：“吃了亏算了，再不要惹火烧身，只怕吃不了兜着走。”

他一气，卧床不起。妻子带着10岁的女儿，拖着即将临月的沉重的身子，支撑着欲坠的小店。她希望腹中是个男孩，





她认为男孩比女孩有出息，可以读些书，有了知识，就不易被别人愚弄。丈夫之所以受骗，就是因为不识字。男孩子读了书，如果有些长进，还可以谋个一官半职，即使丈夫身体不好，不能再做，以后生活也有个依靠。她越想生个男孩，就越觉得腹中的躁动有股男孩子的冲动，她把她的预感悄悄告诉了丈夫，想让丈夫得到一点安慰，从此身体好起来。丈夫虽然是个没有喝过墨水的人，心地却忠厚善良，他理解妻子的心曲，苦笑着对她说：“生男生女，我都欢喜。”妻子似乎得到安慰了，微微地笑了一笑。